

OPEN

风度阅读

书传递灵魂

人人都是自己的 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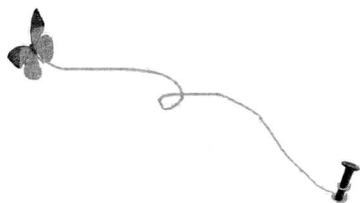
宋石男 著

独立而专注，以历史照亮现实的路

中华书局

人人都是自己的 历史学家

宋石男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宋石男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5

ISBN 978 - 7 - 101 - 09200 - 4

I. 人… II. 宋… III. 中国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960 号

-
- | | |
|------|--|
| 书 名 |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
| 著 者 | 宋石男 |
| 责任编辑 | 朱 玲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10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200 - 4 |
| 定 价 | 32.00 元 |
-

自序 | 时间中的历史学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

上帝以一只脚为圆心，另一只脚画圆。他说，这就是你们的疆域，这就是你们的大地。（弥尔顿）

如果我们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此刻活着的人，也就永恒地活着。（维特根斯坦）

——题记

中国之著史，始于史官。中国最早的史官，据说可追溯到黄帝时期的仓颉与沮诵，本是巫祝祭司之流，其权威来自宗教，起着人与神的中介作用，可部分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抵至西周，史官借周天子的封建而到各诸侯国，以周王室为中心，在列国之间互通声气，形成松散的同盟。宗教与封建两大因素，使早期史官具备相对独立

性，其职业精神也由是而生。齐国执政崔杼连杀三史官而仍有南史氏后继，即是一例。

史官独立不改的职业精神，又催生史学的褒贬传统，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所谓“宰相升沉人于数十年间，史官出没人于千百年后，是史官与宰相分挈死生权也”。这些话虽有史家给自己长威风的味道，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

史家早期多为个人修史，且不太受官方干涉。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是个人自由修史，未闻有官方指导或审查之事，故其质量特高。唐代设史馆，修史变为官方主导，宋元明清大致沿承唐制。唐代史馆有两个主要特征：聚众修史与重臣监修。史官又分为两大类，一是撰修前朝史，一是撰修当代国史、实录。

刘知几对官方修史有“五不可”之犀利批评，大致可归为三方面：一是众人修史的质量低于个人修史，今史司取士……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二是史馆修史不如个人修史公开与公正，“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三是官方监修侵害史学的独立性，官僚习气又造成修史效率低下，“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安在？”

唐代设史馆的同时，还继承隋制，禁民间修国史。譬如《封氏闻

见记》载：“天宝初，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草稿，告虔私修国史，虔闻而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自唐代始，官方基本垄断了对前朝史与国史的话语权，史馆之书被尊为“正史”，享有崇高权威和广泛传播。民间虽仍有私人著史，但面临多方掣肘，其著述只能作为正史的补充或附庸，无法与之分庭抗礼。及至清初庄廷钺《明史辑略》案，文字狱大兴，修史成为致命禁忌，民间著史自此转为考史，但为考证而考证，难免流于繁琐支离，也失却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怀。直到晚清民初，西学东渐，立宪共和，民智渐启，民权渐张，个人著史才自故纸黄卷之中抬头。

为何历代王朝对著史如此敏感，要不遗余力地树官史、抑民史？中国传统素重历史，统治者对历史也特别重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易代之后，近现代史尤成禁脔，因历史常是统治者合法性所系，却充斥太多神话，还可能成为时人借古讽今乃至抗争革命的武器。

尽管历代统治者试图主导和管控修史活动，但平心而论，明清以前的帝王，对史家仍有一定的尊重，对历史也有暗含功利意味的敬畏。

统治者对史家的尊重，表现在通常不直接插手其记述。譬如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想看起居注就被史官拒绝（唐时制度，皇帝不能查看起居注，自宋太宗后此制始变）。这事常当作史家独立地位的要证，却不无放大之嫌。就在贞观十四年，太宗又找房玄龄索看当代国史。

玄龄支支吾吾不肯。太宗就说，我索看国史，“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你们可放心撰录进来。玄龄等人只好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呈太宗。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玄武门之变即在当日），就跟玄龄说：以前周公杀了他的哥哥管叔弟弟蔡叔，周室遂安，如今我干的事跟周公差不多，也是为了“安社稷，利万人”。你们史官执笔，毋需躲闪遮蔽，赶紧“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太宗这番话，表面是要史官不必讳言政治敏感事件，其实是公开为自己辩护，更饱含规训史官的意味。另一位重臣魏徵于是皮里阳秋地奏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憚，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统治者对历史暗含功利意味的敬畏，表现在帝学。传统帝学约有三变，由礼学而经学而史学。周代帝王受诗书礼乐六艺之教，帝学核心是礼学；自汉武帝始，帝学渐重经学；自唐太宗始，帝学渐重史学。礼学教育重点在道德涵养，德成即可治国。经学教育注重道德，兼顾政事，但基本只传授精简约要的唯理原则。史学教育则更注重具体治理术，讲求尊君卑臣，精于权术运用。

由于身上的帝学烙印，中国传统史学基本是政治史学（传统史家多有帝王师情结，而帝王师也往往会诉诸史学），尽管它也关注经济、文化和社会，但这一切都是以政治为中心。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虽偶有旁枝逸出，但用“政治史”概括其主流，不会有大错。刘知几在

《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以阙之哉！”，将史学推为“国之要道”，不过也还兼顾了它对个人与家庭的意义。北宋司马光修《通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为帝王谋的政治意义被置于首要地位，匹夫庶民则消失不见。

如果历史只是政治史，它将多么乏味和可怜！我们不妨把眼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在那边，我们或许能听到更迷人的陈说。

休谟说，倘若人类没有发明历史，我们在智能方面将永远是个孩子。历史将我们的经验延伸到了全部的古代，延伸到了最遥远的国家。懂得历史的人从世界肇始就活着，而且每个世纪都在不断增加他的智慧。

赫尔德将历史的意义加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上：若无历史之链，世界的一切都不过是障眼乌云或可怕的残缺。注目过往时光，若充斥其中的只是片片废墟，人类命运大起大落、无始无终，将是多么可怖！历史能将废墟造成广厦，纵使单个的人消失无形，人类精神却不死。

布洛赫则讲了一个故事：有位历史学家到斯德哥尔摩旅游，他第一个参观的是市政大厅。为了打消同伴的疑虑，他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由此得出结论，渴望理解生活，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

他们几位都让我心悦诚服。历史是“由活人所说的死人的故事”

（雷蒙·阿隆语），但决非断烂朝报式的僵死叙述，而是“对过去的预言”（施莱格尔语）。历史与诗歌一样，乃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是建筑人类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我看来，历史的意义在于理解，在时间中完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这理解包含着表达与向往。人不可能生活着却不去努力表达他的生活，历史正是致力于表达人类生活。柏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的向往。

历史理解意味着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洞察昔日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在宪章和法案、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科学与科技、文化艺术与商业贸易、生活习俗和宗教仪式中寻找旧时代的细节与全貌。

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动感情，他必须富有情感。理解一词本身就饱含情感，它既隐藏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浮士德》描写的斯芬克斯，“坐在金字塔前，阅尽诸民族的兴亡：战争、和平、洪水泛滥——都像若无其事一般”，是反历史而非历史的态度。

历史理解所需要的情感，不是滥情也非煽情，只源于人的灵性。在生活中，理解通常意味着原谅，而原谅也通常需要理解。但在历史中，理解与原谅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历史学家说希特勒可以理解，决不意味着他原谅乃至同意希特勒。历史学家的理解不应包括道德判断，因此也就远离谅解或同意，而只剩下理解本身。当然，这很难做到。

历史理解需要情感，也需要不动感情地搜集证据与逻辑推理。历史学家必须和过去摔跤，迫使它开口说话。然而，历史学家决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先秦史研究者看到过孔子的笑容，也没有一个清史研究者听到过金川之役中藏人的嘶嚎。历史学家常处于无法身临其境的困厄之中，但他仍可有所作为，就如侦探小说里那位“角落中的老人”，通过听到的事件片段重构犯罪过程，又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通过助手的报告来得出实验结果。

在情感与理智之外，历史理解还需要诉诸经验。一个水准线上的历史学家，需要有丰富而深刻的个人经验，才能照亮过去岁月中他人的经验。这就像你要点燃一堆木头，先得拿上一根火柴。如果熄灭了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他人的经验。

历史学家想要理解的，不仅是经验事件，而且是行动者。我们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判断，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看法。我们对人的看法，往往又不是因为他具体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他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秦始皇不是暴君独夫而是一统天下的英主，那么焚书坑儒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那么痛击匈奴就决不是太史公笔下的穷兵黩武。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也是对人、对自己的判断。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诸如政治制度史、经济史、历史地理等历史学分支，表面看对象不是人，但实质仍是研究复数意义上的人），

其研究主体也是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不是科学，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科学。

科学的发展需逐步去掉拟人成分，历史学却只有在人类世界中才能生存和呼吸。历史理解不止是对古人或旧事的认识，而且是一种自我认识。在历史中，人不断返回他自身，他不能超越自我，正如人不能跃过自己的头顶。他必须和他的自我一起，乘坐着特修斯之船，在历史的照耀下航行。

太阳不会因为照耀在不同事物之上就被改变成不同的模样，历史却与太阳不同，它照耀在不同的历史学家身上，就被分化成不同的图景。历史学家无法改变过去，但无法不去改变过去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同，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历史也是人人他自己的历史。

据说目前世界上有二十个超忆症患者。这种患者无须借助任何记忆技巧而拥有完美的记忆力，他能记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件事情，在他经历过的任何一天里，他都记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又有哪些人在他的生活中，他甚至能记住所见的全部自然景观，从早上八时三十五分树叶的水滴，到下午三点一刻云朵的形状。

听上去，超忆症患者是绝好的历史学家胚子。不过，他们可以是历史学家的好助理，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记忆没有取舍，他们记住一切以至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历史的本性是忘记。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只记住和理解重要的东西。

一个事实如果富有结果，就是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结果与开始之间绘出繁复而优美的因果关系图，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终身事业，而他们也常因此误入歧途。

一个山民不慎摔下悬崖，有很多因素造成这次不幸：重力作用；颅骨骨折；地壳运动形成的山体；滥砍滥伐造成植被流失；山地居民的生活习性；山民贫困，政府漠视，以至山路失修；死者生前的家庭纷争；死者背上的那捆柴禾……可是，人们通常只会认为，死者是死于失足，而不是死于地壳运动或其他什么缘故。在这桩事故中，原因不是唯一的，但等级最高的原因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足。

历史学家要寻找的就是最高等级的原因。历史学家知道，空气中缺氧就不能燃烧，但他的兴趣在于发现火是怎样被点燃的。

不过，最高等级的历史原因常常无法被找到，即使找到也无法被完全证实。历史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必须测量一切可测量的事物，并且尽力使不可测量的事物成为可测量的，但历史学家不可能测量事物，因为他面临的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可能重建它。我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回忆，在史料、想象与理想中运用追溯既往的能力来重构历史图景。只有通过回忆，人才能真正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进而理解历史。

我们还要明白，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包罗一切的，否则就将坠入宿命论或声名狼藉的历史决定论。康德有个奇思妙想，如果可能根据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而洞察他的特性，以致于知道

他的一切动机以及能影响这些动机的一切外部机缘，那么我们就能够像推测日食那样精确推测他在未来的行为。然而，康德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成立，其结论也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比康德略晚的拉普拉斯则认为，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物理定律允许我们预言宇宙在过去或未来任何时刻的状态。现代量子力学否决了拉普拉斯，在不确定原理下，就连上帝也不能同时知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尽管它可以知道波函数，从而或者预言位置，或者预言速度。

在历史因果关系的寻求中，还有个常见谬误，即从今日出发，倒推历史的逻辑。这近乎于将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引入历史领域，似乎只要诉诸人类今日的存在，即可解释历史的特性与内容。“如果历史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智慧生命来谈论它”，可这只是一种无效的循环论证。

与此类似但刚好相反的谬误，则是从历史出发，演绎现实的逻辑。可是，人们并不能因为企图对那些统治者提出建议或抗议，便推断过去具有现实性。借古讽今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同时失去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准确。黑格尔的名言值得被再次提起：“假如人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为什么人们从历史中几乎什么也学不到？因为人们由于实施过去的经验（或其带来的建议）而犯的错，决不比忘记过去的教训而犯的错少。

事实上，历史学家犯下的错误，远比已经取得的正确多，尽管如此，他仍要不断去理解、去解释、去表达、去向往。他就像永远喝不到泉水的坦塔罗斯，泉水就在面前可一旦俯身泉水即会退去；又像被锁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其肝脏一旦被啄食干净，立刻会重新长出来；又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更像为逝者纺织丝线而自身也处在命运女神纺线之中的匠人。

历史学家是悲剧的，也是务实而富有勇气的。他以历史抵挡虚无或永恒，将目光凝聚在人的生命力之上，从而逃脱终极思考的重负。无论星系在亿万年后相互分离，所有恒星都燃烧殆尽，宇宙在空虚与寒冷中悬置，还是星系在亿万年后相互靠近，所有星辰都挤压撞击，宇宙在大坍塌中终结，都与历史学家没有任何关系。他在自己和死者的生命中抽掉了宇宙时间，因而永远活在历史时间之中，惟有回忆像星辰一样照耀他，永不熄灭。

目 录

自序 | 时间中的历史学家 1

鉴 史

历史观 | 热爱历史的幻术师 3

信息黑市 | 历史中的谣言 19

循环 | 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与治乱 24

黑打 | 西汉酷吏与打豪强 29

劫贫 | 元代的通胀及其灭亡 34

党社 | 晚明士人分权运动 39

方术 明代帝王与妖道	49
秘密警察 明代厂卫的秘密拘捕和黑名单	54
权力继承 宫廷斗争没有正面角色	59
特权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64
社会控制 清代的息讼倡导	69
吏治 清代地方官员的问责制	76
刑讯逼供 清代麻城冤案	81
陋规 清代的贪腐与救赎	86
残酷 清代的采生折割与乞丐救济	90
奴工 清代的黑窑奴	95
在民间（一） 清代水灾与民间救济	100
在民间（二） 清代雪灾与士绅社会	105
底层 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109

- 欲望 | 清代社会的禁欲与纵欲 114
- 报复 | 清代土豪二三事 119
- 移民城市 | 清代中叶的扬州四维 124
- 保路运动 | 一场混沌不清却无可避免的大众动员 133
- 苦难 | 1920 年代民众受难小史 151

观 人

- 伟人 | 历史中的大人物 165
- 圣人 | 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 168
- 侠客 | 战国平民之侠的光与诚 181
- 传奇 | “四大公子”降级考 186
- 背景 | “四大公子”变迁考 190